

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学述略*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叶尔扎提·阿地里 刘慧颖

摘 要：从19世纪50年代俄国两位学者哈萨克裔乔坎·瓦里汗诺夫和德裔东方学家瓦西里·拉德洛夫开拓以来，《玛纳斯》学术史已经走过了170多年。经过俄国时期、苏联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近百年的发展，吉尔吉斯斯坦已成为世界《玛纳斯》学的重镇。吉尔吉斯斯坦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在国际《玛纳斯》学界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国际学术界对其还比较陌生，还不曾出现系统梳理、总结、研究的学术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试图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对其初步耙梳，为后续研究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图景和研究渠道。^①

关键词：《玛纳斯》史诗 吉尔吉斯斯坦 学术史

《玛纳斯》史诗是柯尔克孜/吉尔吉斯(Kighiz/Kyrgyz)人民创造的一部优秀的口头史诗。千百年来，它在民间史诗歌手玛纳斯奇(manaschi)口头代代相继，以口头形式流传于中国新疆和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并于2009年和2013年分别通过中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申报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成为全人类共有的口头文化遗产。18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俄国在中亚的扩张以及对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渗透，游牧民族的传统制度与生活产生颠覆性变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大批学者以不同身份和目的陆续进入草原，既有前来绘制军事地形地图和调查风土人情的军官、探险家和旅行家，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玛纳斯》史诗传统文本的搜集、翻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3&ZD292。

又有进行传教的传教士和搜集故事、传说、谚语等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学者，这其中就包括俄国皇家地理协会会员、著名民族志学家乔坎·瓦里汗诺夫（Chokan Valikhanov, 1835—1865）和德裔俄籍东方学家瓦西里·拉德洛夫（Vasilii Radlov, 1837—1918）。瓦氏在19世纪60年代便断定史诗《玛纳斯》完全可与举世闻名的荷马史诗相媲美，认为《玛纳斯》不仅是一部“草原上的《伊利亚特》”，更是吉尔吉斯民族的百科全书。而拉氏于1885年发表的关于《玛纳斯》史诗的田野调查报告则为20世纪口头传统研究之“圣经”——帕里-洛德理论的产生提供了鲜活的案例，给予了帕里和洛德最重要的启迪和影响。^①

一

吉尔吉斯斯坦始终是世界《玛纳斯》学的重镇。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在苏联解体之后，都有一大批学者专事《玛纳斯》史诗研究，并在国际《玛纳斯》学界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早在十月革命胜利苏联建立初期，吉尔吉斯斯坦本土学者就开始关注和研究《玛纳斯》史诗。各类报刊上也开始陆陆续续有文章发表。其中，伊仙纳

① 20世纪初英国出版的最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之一，文学家查德威克夫妇（Hector Munro Chadwick, Nora Kershaw Chadwick）的《文学的兴起》（*Growth of Literature*），1960年出版的“口头程式理论”的奠基作，阿尔伯特·贝茨·洛德（Albert Bates Lord）的《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同一时期英国史诗学家C.M.鲍勒（C.M.Bowra）的《英雄诗歌》（*Heroic Poetry*），以及后来出现的一些重要诗学著作如英国学者露丝·芬尼根（Ruth Fennegan）的《口头诗歌：其本质特征、特点及社会语境》（*Oral Poetry: Its Nature, Significance and Social Context*），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的《口头创作理论：历史与方法论》（*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ethodology*）（朝戈金将此书译为《口头创作理论：帕里-洛德理论》）、《传统口头史诗：〈奥德赛〉〈贝奥武夫〉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归来歌》（*Traditional Oral Epic: The Odyssey, Beowulf, and the Serbo-Croatian Return Song*），格里高利·纳吉（Gregory Nagy）的《荷马诸问题》（*Homeric Questions*）等重要著作无一例外地不止一次提及了拉德洛夫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足见拉德洛夫富有创见的研究在国际史诗学界的影响力。参见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威·瓦·拉德洛夫在国际〈玛纳斯〉学及口头诗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5期。

勒·阿拉巴耶夫 (Ishenaly Arabaev)、卡斯穆·塔尼斯塔诺夫 (Kasim Tynistanov)、托科乔饶·交勒多谢夫 (Tokchoro Joldoshev)、库赛因·卡拉赛耶夫 (Kusayin Karasaev) 等堪称先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随着苏联摆脱战争之苦, 平乱趋稳, 各项事业得到了平稳发展, 尤其是文学艺术事业走向了新的繁荣发展期。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时期以及苏联解体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后, 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学稳步得到发展, 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玛纳斯》研究专家, 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科学院专门机构以及大专院校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学发展的重要领地。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研究者众多, 成果汗牛充栋, 我们在有限的篇幅内无法对他们逐个进行点评, 仅选取最重要的一些标志性成果和吉尔吉斯斯坦学者中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及其著述进行介绍。

吉尔吉斯斯坦民间口头文学方面的第一个比较大型的标志性成果为1988年出版的《吉尔吉斯人民口头创作史论》(Kyrgyz adabiyatinin oozeki chigarmachilik tariginin ocheriki)。这是一部集体合作完成, 在吉尔吉斯斯坦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型民间文学综合性学术成果。其主要章节分别由居尔逊·苏万别考夫 (Jursun Suvanbekov)、萨玛尔·穆萨耶夫 (Samar Musayev)、热伊萨·科德尔巴耶娃 (Rayisa Kederbayeva)、贾科·塔西铁密诺夫 (Jaki Tashterirova)、萨帕尔别克·扎克绕夫 (Sapar Begaliev)、巴特玛·凯别考娃 (Batma Kebekova) 等吉尔吉斯斯坦最著名的民间文学家、民俗学家联合担纲, 执笔撰稿。与以往的类似成果相比, 这本著作无论资料性、学术性还是理论性都有很大突破, 除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神话、传说、劳动歌、仪式歌、习俗歌、婚礼歌、宗教信仰歌、情歌、丧葬歌、挽歌、治疗歌、劝喻歌、祝赞词、咒语、谚语、对唱、即兴创作等民间口头传统的所有类型进行了全方位论述外, 还对以《玛纳斯》史诗为代表的数十部吉尔吉斯斯坦史诗有专章论述, 深度介绍和阐释了类型多样的史诗的历史价值以及内容结构、人物谱系、诗歌特征等。其中, 有关

《玛纳斯》史诗的内容占据很大篇幅。本书对了解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历史、文化、习俗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另外一个标志性成果是为了配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玛纳斯》1000周年”纪念活动（1995），由吉尔吉斯斯坦的170多位《玛纳斯》专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等合力编撰出版的，专门以《玛纳斯》史诗及相关学术为内容的两卷本吉尔吉斯文大型百科全书，即《〈玛纳斯〉百科全书》。毫无疑问，这是目前为止世界《玛纳斯》学最权威的专用工具书。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以介绍和评述史诗各种唱本中的内容、人物、物品、遗迹、风物、玛纳斯奇、《玛纳斯》搜集研究者、翻译者，与史诗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音乐、绘画、雕塑、影视、手工等各类艺术作品及其作者，史诗各种版本，与史诗相关的各类图书等，共收入3000多个词条，囊括了世界范围内有关《玛纳斯》史诗研究的所有重要成果，如史诗的版本，翻译文本，史诗歌手，重要学者的介绍；重点介绍19世纪末以来俄国、吉尔吉斯斯坦以及苏联学者在史诗《玛纳斯》的搜集、出版、研究、翻译方面的成绩；其中也包括介绍中国《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的生平，《玛纳斯》唱本内容，中国出版的《玛纳斯》史诗各种版本以及重要学者及成果等的词条十余个。这本大型百科全书是20世纪末世界《玛纳斯》学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也是20世纪末《玛纳斯》史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世界《玛纳斯》学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该辞书最大的遗憾是，由于20世纪末之前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学者之间的学术信息交流并不畅通，吉尔吉斯斯坦学界对中国《玛纳斯》学的总体情况及研究成果还不够了解，使这部“百科全书”没能充分反映中国《玛纳斯》史诗的文本以及史诗的搜集、出版、翻译、研究等各方面成就。

二

吉尔吉斯斯坦研究《玛纳斯》史诗的本土学者数量众多。其中在

学术上成就卓著的最具代表性学者及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简述如下。

卡里穆·热赫玛杜林·阿赫麦多维奇 (Kalim Pahmatullin Ahmedovich, 1903—1946) 是吉尔吉斯斯坦最早从事《玛纳斯》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的本土学者之一。他从1927年开始从事吉尔吉斯文学及《玛纳斯》史诗研究并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玛纳斯属于哪个时代》(1941)、《玛纳斯奇: 传记资料》(1942)、《英雄的魅力在人间》(1943)、《吉尔吉斯文学的爱国主义思想》(1945) 等大量有关《玛纳斯》史诗、玛纳斯奇、吉尔吉斯文学方面的文章, 并著有《玛纳斯奇们》(1942)、《伟大的爱国者, 神奇的玛纳斯》(1943)、《发展中的吉尔吉斯文学》(1936)、《吉尔吉斯文学的产生》(1941) 等著作。其中,《玛纳斯奇们》(1946年出版修订增补版) 是20世纪上半叶出自吉尔吉斯斯坦学者之手的第一部关于玛纳斯奇的研究成果。这部篇幅不大的专题著作中, 作者对《玛纳斯》史诗演唱艺术的形式和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开拓性的观点。尤其可贵的是, 其中搜集汇总了很多玛纳斯奇史诗演唱弥足珍贵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堪称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学中有关史诗歌手研究的奠基作。作者在书的前半部分首先介绍托合托古勒 (Toktogul)、诺如孜 (Noruz) 等留存于传说中的玛纳斯奇的创作演唱特征, 然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具有代表性的玛纳斯奇如特尼别克·贾皮 (Tinibek Japi, 1846—1902)^①、萨恩拜·奥诺孜巴克 (Sginbay Orozbak, 1867—1930)^②、阿克

① 特尼别克·贾皮: 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边, 是当时整个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奇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演唱对后代玛纳斯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最著名的几位玛纳斯奇如中国的居素朴阿昆·阿帕依 (Jūsūpakhun Apay)、艾什玛特·玛木别特居素普, 吉尔吉斯斯坦的萨恩拜·奥诺孜巴克曾在他们学艺的初期阶段一同到他门下, 拜他为师, 跟随他数年时间学习史诗的演唱技艺。其唱本史诗的第二部《塞麦台》的一部分曾被记录下来并于1898年和1925年分别在喀山和莫斯科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② 萨恩拜·奥诺孜巴克: 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玛纳斯奇, 20世纪玛纳斯奇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能够演唱史诗前三部的内容, 具有浓郁的传统特色,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从他口中只记录下了史诗第一部《玛纳斯》的内容, 已出版4卷本, 共计180378行。

玛特·额热斯敏迪耶夫（Akmat Irsimendi, 1891—1966）^①、江额拜·考介克（Jaňibay Kojek, 1869—1942）^②等的史诗演唱经历和演唱内容为例，分析了玛纳斯奇这一特殊群体区别于一般民间即兴歌手“阿肯（Akin）”的特点。他将玛纳斯奇视为吉尔吉斯民间口头艺术的特殊群体，并通过具体的第一手资料给予令人信服的论证，提出了：玛纳斯奇传承、演唱《玛纳斯》都遵循传统，但从来就不是逐字逐句、机械地背诵前辈的内容，而是通过拜师，长时间学习、观摩、训练掌握史诗内容；所有玛纳斯奇的演唱内容都遵循一个叙事主线；整部史诗按照固定的情节脉络被歌手演唱；所有的玛纳斯奇总是在前辈的演唱内容基础上进行再改编，每一位有成就的玛纳斯奇都有各自不同的演唱风格；玛纳斯奇在史诗创编中的神灵梦授观是史诗歌手对于《玛纳斯》史诗的强烈热爱和全心投入的结果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他还提出玛纳斯奇对于神灵梦授的强调主要是基于对英雄玛纳斯的崇拜心理以及将自己的史诗演述同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结合起来，试图以此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演述内容的神圣性、权威性，但是每一位有成就的玛纳斯奇都不是通过这种神秘的神灵梦授，而是通过自己的天赋和后期努力而功成名就的。正是因为对于史诗无限痴迷以及全身心地投入，才使他们梦见史诗中的英雄人物的观点客观且合理。通过研究分析玛纳斯奇的“神灵梦授”观念，他认为做梦并不是未来玛纳斯奇能否演唱《玛纳斯》的关键，但他同时也没有完全否定做梦在史诗学习演唱方面的作用，认为做梦是未来玛纳斯奇全身心投入学唱史诗中的结果。通过对萨恩拜·奥诺孜巴克和萨雅克拜·卡拉

① 阿克玛特·额热斯敏迪耶夫：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地区，为著名玛纳斯奇萨恩拜·奥诺孜巴克的弟子。能够演唱史诗第一部《玛纳斯》片段以及第二部《赛麦台》全部。尤其以演唱《赛麦台》见长，因此被听众称为“赛麦台奇”，即专门演唱《玛纳斯》史诗第二部《赛麦台》的歌手。

② 江额拜·考介克：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朱慕噶勒地区，能够演唱史诗前三部的重要诗章。据说其祖先七代均为玛纳斯奇，具有家传《玛纳斯》的传统；他自身则是从16岁开始演唱史诗。

拉耶夫 (Sayakbay Karalaev, 1894—1971) ^① 两位吉尔吉斯斯坦最杰出的玛纳斯奇唱本系统比较后,他指出,每一个玛纳斯奇在演唱方面都存在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按照玛纳斯奇们的演唱水平,作者把玛纳斯奇分为能演唱完整史诗的玛纳斯奇和演唱史诗传统章节的玛纳斯奇两类。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对玛纳斯奇的第一次分类。他对不同玛纳斯奇唱本之间的区别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分析,指出了史诗各个唱本的主题一致性,指出《玛纳斯》不同唱本的内容都是柯尔克孜族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与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此书后半部分大量记录和介绍了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直到十月革命之后在苏联境内开展的对于《玛纳斯》史诗的记录工作,以生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介绍了凯勒地别克·穆热特 (Keldibek Murat, 18世纪) ^②、特尼别克·贾皮、巧伊凯·奥穆尔 (Choyke Ömur, 1863—1925) ^③、萨恩拜·奥诺孜巴克、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托格洛克·毛勒多 (Togolok Moldo, 1860—1942) ^④、夏帕克·额热司冕地 (Shapak Irmendi, 1863—1956) ^⑤、江额拜·考介克、阿克玛特·额热斯冕地等著名玛纳斯奇的生平及史

-
- ① 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玛纳斯奇,是20世纪玛纳斯奇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目前为止已发现的玛纳斯奇中演唱内容最长的一位。他的唱本包括史诗第一部《玛纳斯》、第二部《塞麦台》、第三部《赛依铁克》以及第四部《凯南》、第五部《阿勒木萨热克和库兰萨热克》等,共计500553行。
- ② 凯勒地别克·穆热特:18世纪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著名玛纳斯奇。他的演唱虽然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在民间流传着很多有关他学唱《玛纳斯》史诗的传说。比如,说他学唱史诗是因为史诗主人公和其勇士们进入梦乡要求演唱《玛纳斯》;当他演唱史诗时草原上牧放着的羊群不需要牧人驱赶,自己就跑回圈中;当他演唱进入状态时毡房晃动,正午的天空就像黄昏一样朦胧起来并能听到玛纳斯和其勇士们的马蹄声等。
- ③ 巧依开·奥木尔:19世纪末20世纪初吉尔吉斯斯坦最著名玛纳斯奇之一,为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的师父。据说他是“神灵梦授”学会《玛纳斯》史诗,并一生以史诗演唱为职业,游历四方为听众演唱《玛纳斯》。他的演唱内容包括史诗前三部的内容。唱本未被记录下来。
- ④ 托格洛克·毛勒多: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较早学会读书写作技巧的诗人兼玛纳斯奇,曾亲手将自己所演唱唱本记录下来。记录本包括史诗前三部的内容,共计98703行。
- ⑤ 夏帕克·额热司冕地: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吉尔吉斯斯坦最著名玛纳斯奇之一。据说他是因为得到“神灵梦授”而成为玛纳斯奇,但同时又受到前辈著名玛纳斯奇巴勒克等的影响。其演唱包括《玛纳斯》史诗前三部,即具有传统特性,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唱本曾于20世纪中期被记录下来。

诗演唱活动。在《伟大的爱国者，神奇的玛纳斯》中，作者描述和论证了英雄玛纳斯率领四十勇士为家乡和人民的安宁奋勇斗争的英雄事迹和先辈们为后代树立起保家卫民之楷模的事迹。在史诗的主题思想研究总结，史诗文化价值的探索方面，他都提出了自己的创新性见解。

波略特·尤努萨里耶夫（Bolot Unusaliyev，1913—1970）是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玛纳斯》专家，语文学博士，1954年当选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院士，还一度担任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部长（1954—1960）。1952年发表第一篇《玛纳斯》史诗专题论文《〈玛纳斯〉史诗的产生年代及渊源》。^①1958年，他担任主编主持完成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史诗综合整理本四卷本的编辑，并撰写了长篇导论。^②在这篇导论以及上述论文中，他运用历史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玛纳斯》史诗文本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玛纳斯》史诗产生于黑契丹、契丹等侵犯奴役吉尔吉斯（柯尔克孜）的9—11世纪之间的论断。他撰写的长篇论文《〈玛纳斯〉史诗综合整理本的编选经验》一文被编入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吉尔吉斯（柯尔克孜）英雄史诗〈玛纳斯〉》论文集中。另一篇综合研究《玛纳斯》史诗的长篇论文《柯尔克孜英雄史诗〈玛纳斯〉》编入1968年在伏龙芝出版的《〈玛纳斯〉——吉尔吉斯（柯尔克孜）的英雄史诗》论文集中。作者在这篇论文中把《玛纳斯》史诗置于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及民间文学传统中，对史诗产生、发展、传播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轨迹等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的学术观点在苏联及吉尔吉斯斯坦学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在《玛纳斯》史诗各种唱本的编辑出版、翻译推广以及对史诗研究的科学规划，史诗编辑原则、翻译原则的制定等方面亲力亲为，积极给予指导，做出了重大贡献。

① 见《赤色吉尔吉斯报》1952年5月12日。

② 参见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主编《世界〈玛纳斯〉学读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8—233页。

热伊萨·柯德尔巴耶夫娃(Rayisa Kydyrbaeva), 1930年出生, 语言学博士, 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通讯院士(1989), 《玛纳斯》研究专家。她于1952年从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毕业之后赴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研究生院读书。1956年以《阿勒库勒·奥斯莫诺夫的抒情诗》为题答辩论文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她早期致力于研究《玛纳斯》之外的吉尔吉斯传统民间口头史诗, 并为日后的《玛纳斯》研究做准备。这期间的重要成果有《史诗〈萨仁吉博凯〉的思想艺术》(1959)和《史诗〈江额勒穆尔扎〉的民间诗歌传统》(1960)等。她在这两部专著中对吉尔吉斯史诗传统的创新性研究, 尤其是口头演述中对于传统稳定性与个人创新之间关系的相关讨论表现了她扎实的口头文学理论素养和潜质。这种潜质在其后期对于《玛纳斯》史诗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她先后用俄文、吉尔吉斯文发表有关吉尔吉斯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的论文100余篇, 并出版有《〈玛纳斯〉史诗的传统及个人创作》(1967)、《〈玛纳斯〉的各种变体》(1980)、《玛纳斯奇的说唱艺术》(1984)、《时代、世代及玛纳斯奇》(2004)等专著。她在这些研究著作中对“玛纳斯奇的地区及类型的划分”“每一位玛纳斯奇的演述风格及其独特性”“史诗中的宗教母题”“史诗中的悲怨民歌”等题目都有开拓性研究, 为后辈学者提供了多维度研究视角和理论借鉴。她通过对萨恩拜·奥诺兹巴科夫、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以及托果洛克·毛勒多等多位史诗演唱大师的文本分析之后指出, 每一位玛纳斯奇都有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 这是基于他们个人对于传统的积累、构建史诗故事框架脉络、个人心理素质及对于诗歌的即兴创作激情等因素而得出的结论。^①此外, 柯德尔巴耶娃根据与吉尔吉斯历史密切关联的欧亚历史时间节点, 列出《玛纳斯》史诗在数个世纪历史长河中不断的演化过程: 源头始自与南西伯利亚、雅库特、阿尔泰等民族口头传统所拥有的早期共同的叙事基础, 然后又吸纳和融合与蒙古民族等周边不

① 参见阿布德勒达江·阿克马塔利耶夫主编《吉尔吉斯文学》第八卷, 比什凯克: “库特别尔”出版社, 2017年, 第396页。

同民族的交往中发生的口头历史叙事，再到新增添的诺盖部落等后期的历史事件，并逐渐向英雄-历史史诗的方向转化，最后是加入与近代卡尔梅克人的矛盾冲突中的各类主题，从而丰富了史诗的内容，使得史诗叙事结构和形式最终得以定型。在口传过程中，各阶段的特点在史诗中呈现的多层化相互交织，但与此同时，一些原初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古老的诗体程式依旧完好无损地得到保留并流传至今，通过与阿尔泰、雅库特等南西伯利亚民族口头传统之间的异同对比研究，有助于重构史诗《玛纳斯》的最初面貌。^①其代表作《玛纳斯奇的演唱艺术》（伏龙芝，1984）共分为四章和附录。作者对玛纳斯奇的创作给予了关注，并按史诗的产生、流传、发展情况和玛纳斯奇的风格特点划分为楚河地区流派、伊塞克湖流派、天山流派和南部流派等四个流派，并对各个流派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指出传统对玛纳斯奇演唱创作的影响，对玛纳斯奇的即兴创作与口头传统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认为玛纳斯奇的即兴创作源于传统，是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书的附录部分主要介绍了凯勒地别克·卡尔波孜（Keldibek Karboz，18世纪）、巴勒克·库玛尔（Balik Kumar，1802—1887）、巧伊凯·奥穆尔、江额拜·考介克、萨恩拜·奥诺孜巴克、夏帕克·额热斯敏迪、玛穆别特·巧克莫尔（Mambet Qokmor，1896—1973）^②等玛纳斯奇“神灵梦授”的传说资料。热·柯德尔巴耶娃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玛纳斯》专家，曾多次参加各类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主旨发言，在口头诗学理论的框架下对《玛纳斯》史诗的研究在吉尔吉斯斯坦独树一帜，颇具影响。从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言，她是吉尔吉斯斯坦学者中第一位运用口头程式理论解读和阐释《玛纳斯》史诗口头性本质，对《玛纳斯》的口头诗学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很多创新性观点，推动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研究的学者，其研究

① 参见刘慧颖《吉尔吉斯〈玛纳斯〉学研究》，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② 玛木别特·巧克毛尔：20世纪吉尔吉斯斯坦最著名玛纳斯奇之一，亦持传统的“神灵梦授”说。曾演唱史诗前三部的主要内容，并于1965—1973年被记录下来。其唱本有一定特色。

方法和理论成果在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一代学者中具有极大的学科引领作用。

萨玛尔·穆萨耶夫(Samar Musaev, 1927—2010), 吉尔吉斯斯坦知名《玛纳斯》研究专家, 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学奠基人之一。1949年毕业于吉尔吉斯斯坦师范学院语文系并留校任教, 后担任该系吉尔吉斯文学教研室主任。1964年以《〈玛纳斯〉史诗中的卡妮凯形象: 论史诗的人民性问题》为题答辩并获得副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玛纳斯》研究室主任, 负责《玛纳斯》学科建设发展, 组织史诗的搜集、编辑、整理、翻译、建档和研究工作。他从1950年至1965年用整整15年时间主持各类学校《玛纳斯》史诗教材编写工作并参与10多部教材中有关《玛纳斯》及吉尔吉斯民间史诗教材的编写工作, 为史诗的普及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1965年开始主持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玛纳斯》研究室的工作, 并在此期间做了大量保护、普及、宣传、研究工作。1978年至1991年, 他主持整理、编辑、出版了萨恩拜·奥诺孜巴克夫《玛纳斯》史诗唱本第一部4卷本及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唱本5卷本的重大工程。与此同时, 主持制定了《玛纳斯》史诗编辑、整理、翻译、出版学术规范和原则, 保证了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史诗科学版本的顺利出版。他的综合性研究专著《史诗〈玛纳斯〉》于1984年用俄文、德文、英文三种文字在伏龙芝出版。2000年出版了《〈玛纳斯〉学史》一书, 全面耙梳总结了19世纪以来俄国、苏联及苏联解体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学发展历程、学科建构和所取得成就, 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他亲自编写的史诗第一部的散文体故事梗概规范本于1986年出版。此外, 他还撰写发表有《卡妮凯的形象——论〈玛纳斯〉的人民性》《论〈玛纳斯〉文本的整理出版问题》等极具学术含量的论文。在《吉尔吉斯人民口头创作史论》(1988)等大型图书中承担主笔者并撰写了其中有关《玛纳斯》史诗的章节。上述这些内容均为综合性、权威性论述, 作者高屋建瓴, 视野开阔, 从

中可以看出他开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扎实的理论水平。从1995年开始,他负责主持《玛纳斯》萨恩拜·奥诺孜巴克夫唱本的科学版本的编辑整理工作并顺利完成。他还曾担任多卷本《吉尔吉斯文学史》以及《〈玛纳斯〉百科全书》等很多大型丛书、权威工具书中《玛纳斯》章节、条目的撰写,其对史诗的综合特征的总结、史诗的口头诗学特性的阐释以及对歌手的史诗演唱、创作和传承等方面的论述,都极具理论参考价值,对后辈学人具有很高的启迪意义。1996年他与阿·阿克马塔利耶夫合作撰写的《玛纳斯的七个忠告》一书出版。其中对《玛纳斯》史诗的哲学、美学、历史、教育、治国、思想做了完整系统的梳理,提出了《玛纳斯》史诗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治国理政等方面的重要思想指导和凝聚民心等方面的作用以及在吉尔吉斯思想文化中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玛纳斯〉学史》是萨马尔·穆萨耶夫生前出版的一部扛鼎之作。这部著作囊括了《玛纳斯》早期的文献资料信息以及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门学科的过程,并对《玛纳斯》史诗学科的各个分支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和评述。

孟杜科·玛穆诺夫(Muǰduk Mamirov, 1928—2015),《玛纳斯》专家,语文学副博士。1951年毕业于伏龙芝(现比什凯克)师范学院语文系。1957年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从事《玛纳斯》史诗研究工作。从1962年出版自己的第一本《玛纳斯》研究专著《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玛纳斯〉唱本的思想艺术性》开始,他撰写出版了《〈赛麦台〉作为〈玛纳斯〉史诗的第二部》(1963)、《俄罗斯学者的〈玛纳斯〉研究》(1967)、《文学的源头》(1986)、《吉尔吉斯文学史拾萃》(1980)、《〈玛纳斯〉史诗的形成发展史》(2004)等一系列有影响的《玛纳斯》专题学术专著并在各类报刊上发表多篇高学术含量的论文和有见地的文章。他以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玛纳斯》唱本为研究内容通过论文答辩而获得副博士学位。在这部学位论文中,他对于玛纳斯奇艺过程中的“神灵梦授”,《玛纳斯》作为一个综合性民间口头艺术的本质,史诗歌手的艺术才华、即兴创作能

力、超凡的记忆力以及对史诗内容、结构、人物形象、语言、产生年代,史诗歌手演唱过程中的重复、韵律,《玛纳斯》史诗与图像艺术等多方面的问题,都给出了自己合理的见解和科学的阐释。他的上述兼具学术性和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多方面填补了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学的空白,推动了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学的发展。其论文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天才的玛纳斯奇》(《苏维埃吉尔吉斯斯坦》1958年8月1日版)、《帕米尔吉尔吉斯人中的〈玛纳斯〉史诗变体》(《阿拉套》1959年第4期)、《〈玛纳斯〉的内容、思想和艺术世界》(《吉尔吉斯斯坦教育》1961年9月9日版)、《〈玛纳斯〉史诗的产生问题》(《阿拉套》1982年第2期),并于1980年出版个人论文集《吉尔吉斯文学史拾珠》。其著述对于《玛纳斯》史诗的产生年代和时代背景、史诗的艺术特色、史诗歌手的传统演唱特色等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艾散阿勒·阿布德勒达耶夫(Esenaly Abdildayev, 1932—2003),《玛纳斯》专家,语文学副博士。从1960年开始从事《玛纳斯》史诗的搜集、研究工作,先后出版有《〈玛纳斯〉与阿尔泰史诗的联系》(1966)、《〈玛纳斯〉史诗历史发展的基本层次》(1981)、《吉尔吉斯民俗学史》(1983)、《〈玛纳斯〉史诗的历史层次》(1987)、《〈玛纳斯〉史诗的程式》(1991)等一大批有影响的《玛纳斯》专题学术专著。1967年以《〈玛纳斯〉史诗文本发展路径》为题进行论文答辩并获得副博士学位。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的各类题目的研究文章,搜集记录了玛纳斯奇玛穆别特·乔科莫尔的《玛纳斯》唱本资料数万行,参与整理了在莫斯科出版的《玛纳斯》综合整理本俄文卷本和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唱本史诗第二卷《赛麦泰》,萨恩拜·奥诺孜巴克夫唱本第一卷《玛纳斯》的编辑工作。他对《玛纳斯》史诗的历史层次的分析,对史诗发展过程的总结,对史诗叙述模式、主题和母题的研究堪称当时的学科范本,在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学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学术影响力。他在《玛纳斯》研究中始终秉持一种科学的历史比较的视野,将《玛纳斯》史诗同世界各国的突厥语诸民族及蒙

古语民族的史诗传统加以比较,尤其是同阿尔泰、哈卡斯、图瓦、绍尔等曾经与吉尔吉斯先民居于同一地理区域的南西伯利亚各民族的老史诗传统,进行了深度的纵向与横向比较研究,得出了很多有趣的、具有开拓性和启发意义的学术论点。他的《〈玛纳斯〉史诗历史发展的基本层次》一书以其内容的开拓性、深刻性和科学性在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参考价值。在这部著作中,他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玛纳斯》史诗的产生、发展、成型规律和原则提出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得出了科学合理的结论。他通过对史诗中的古文化因素、史诗中的人物以及事件的原型本质加以深度挖掘,并通过对比哈萨克、乌兹别克等中亚各民族口头史诗传统,从古代历史文化方面追根溯源,挖掘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指出了《玛纳斯》史诗独有的吉尔吉斯(柯尔克孜)文化内涵和鲜明特征。他客观地评价苏联时期许多前辈学者在《玛纳斯》史诗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也直言不讳地对他们的研究中出现的纰漏甚至错误,提出批评,加以纠正,坚持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玛纳斯》研究,表现出了一名严肃学者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而是坚持真理的风范和品质。他知难而上,不断地挖掘、梳理和总结《玛纳斯》史诗中之前绝少有人触碰的一些疑难问题和容易引起纷争的尖锐问题,大胆提出了自己极具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从而多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学以及中亚史诗研究的学术领域。其学术思想可以汇集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认为欧亚大陆出现的《玛纳斯》《格萨尔》《江格尔》《先祖阔尔库特书》等大型史诗在很多层面上具有可比性,要想对这些史诗的产生年代、发展阶段和传承规律做出科学的结论,就必须要通过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方法对它们进行全方位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必须要从史诗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生活背景,英雄产生发展的生成、发展阶段进行分析研究,进而对它们的主题思想、传统形态加以总结。第二,在准确判断和阐释大型史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过程的同时,对史诗完整结构的形成及其适合的历史文化

语境进行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三，在史诗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对史诗主人公的敌对英雄人物的历史原型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也是历史比较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第四，《玛纳斯》史诗与邻近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喀拉喀勒帕克等民族的史诗虽然具有多方面的传统关联，但是其独特性却极为显著。第五，分析研究《玛纳斯》史诗中所蕴含的垒层性多层面的历史内容，必须认真考虑史诗在口头传承过程中所体现的变异性，以及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融入其中的不同时期的各种繁杂的历史文化因素和文本中母题、程式的传统性、变异性。第六，对日尔蒙斯基关于史诗产生年代的观点加以质疑，并从史诗各个层面的历史文化元素进行细致分析之后指出，史诗的产生发展过程应该从古老的氏族时代到9世纪的最初的英雄故事形态、10—12世纪喀喇汗王朝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12—15世纪的蒙古帝国时期以及15—18世纪的卫拉特蒙古的准噶尔汗国时期等漫长的历史过程加以考察和分析。因为每一个时期的历史都在《玛纳斯》史诗中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清晰痕迹。他的研究成果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在扎实的文献阅读以及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他不仅遍游吉尔吉斯斯坦全境搜集各种资料，而且还曾对吉尔吉斯（柯尔克孜）的祖先故土叶尼塞河上游（今俄罗斯哈卡自治共和国）以及阿尔泰、图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的吉尔吉斯聚居区展开大量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凭借自己深厚的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功底，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对吉尔吉斯（柯尔克孜）、中亚、南西伯利亚、欧亚大陆上的突厥—蒙古口头史诗传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比较，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并在学界赢得了广泛赞誉。

凯艾什·柯尔巴谢夫（Kajesh Kirbashev, 1931—2005），《玛纳斯》专家。1956年毕业于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语文学系，1968年以《阿勒库勒·奥斯莫诺夫诗歌的语言艺术》为题通过论文答辩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从1967年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开始

从事《玛纳斯》史诗的研究工作，撰写发表了大量论文著述。其中有影响的代表性论著有《〈玛纳斯〉史诗的艺术风格》（1983）。在这部著作中，他通过对萨恩拜·奥诺兹巴科夫、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为代表的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奇的唱本为依据进行综合比较，对《玛纳斯》史诗的结构特点、情节构成及母题、史诗中的人物特点、艺术创作元素、韵律特点等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和讨论。专著主要由“情节构成的技巧与方法”“史诗英雄人物塑造的元素”“诗歌构成特点”三章构成，不仅对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而且对萨恩拜·奥诺兹巴科夫和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两位玛纳斯奇各自的史诗演唱特色、演唱风格、史诗的互文性特征和史诗的传统本质及不同玛纳斯奇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都给出了科学的结论。他还负责撰写了大型专著《吉尔吉斯人民的口头创作史论》（1988）中有关《玛纳斯》史诗的部分章节和多位玛纳斯奇生平的长篇评述内容。此外还出版有《玛穆别特·乔克莫尔演唱的〈赛麦台〉的艺术特色》（1988），与人合作出版《〈玛纳斯〉史诗的各种变体》（1988）等学术专著。他应邀为大型工具书《诗歌史》《〈玛纳斯〉百科全书》撰写的有关章节、大型条目数十篇，每一篇都堪称典范。另外，他在各类报刊上共发表100余篇有关《玛纳斯》、吉尔吉斯民间文学、民俗方面的论文，参与整理编辑了萨恩拜·奥诺兹巴科夫和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唱本的吉尔吉斯文版、俄罗斯文版等。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中国杰出玛纳斯奇居素普·玛玛依的《玛纳斯》唱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仅把中国出版的居素普·玛玛依《赛麦台》三卷唱本转译成吉尔吉斯文出版，而且撰写了居素普·玛玛依和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奇唱本比较研究的系列长篇论文《〈玛纳斯〉——英雄史诗的经典》《玛纳斯奇居素普·玛玛依》《居素普·玛玛依与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等，深入广泛地挖掘了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些论文还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大大推动了史诗经典本文比较研究，也提升了居素普·玛玛依及其唱本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知名度。此外，他还发表了《中国新疆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的〈玛纳斯〉》《论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史诗〈托勒托依〉》等极有价值的论文。

萨帕尔·别尔里耶夫 (Sapar Begaliev), 《玛纳斯》专家。1934年出生于伊萨克湖州, 1958年毕业于列宁格勒格爾森师范学院语文系, 之后又毕业于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研究生院。1967年以《〈玛纳斯〉史诗的诗学》为题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副博士学位。1970年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语文系任教, 并任苏联文学教研室主任。1990年开始在以卡斯穆·特尼斯坦诺夫的名字命名的卡拉阔勒大学任教, 并担任吉尔吉斯文学教研室主任。其撰写发表的有关吉尔吉斯文学、《玛纳斯》史诗方面的学术著述和编纂的相关教材在吉尔吉斯斯坦学界有一定影响。其在副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之后于1969年出版的学术专著《〈玛纳斯〉史诗的诗学》堪称其《玛纳斯》研究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 作者将自己的关注点和研究重点设定在对史诗传统章节、母题、诗歌结构、形态以及属性形容词、程式、比喻、夸张、隐喻、音调、旋律等诸多诗学问题和修辞特征的分析与论证方面。与此同时, 对史诗的人物形象塑造、史诗的历史发展进程, 史诗传统及其教育功能等问题, 他都做出了开拓性研究。1988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玛纳斯〉史诗的艺术创作因素》虽然是作为教材出版, 但也延续了他一贯的学术研究视角和方法, 对史诗的诗学问题进行了全面总结, 对史诗诗句中的诸如比喻、比较、比兴、夸张、隐喻、押韵、格律、节奏以及程式、诗歌句法等都做了更加规范精到的论述。他为《〈玛纳斯〉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有关史诗的语言、诗学、修辞等方面的大量条目也在其研究中占据一定比例。

热伊库勒·萨热普别考夫 (Raykul Saripbekov, 1941—2004), 《玛纳斯》专家, 1964年毕业于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语文系, 从1966年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从事《玛纳斯》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发表和出版大量有关《玛纳斯》史诗、吉尔吉斯文学、民间文学的研究著述, 包括专著、论文、评论等。其中在《玛

纳斯》学方面的代表性和有影响的著作有《阿勒曼别特形象的演变》《〈玛纳斯〉史诗英雄母题的发展和演变》等。此外，他还出版有文学评论文集《时代的回响》，诗集《红色山崖》《生活的教训》等。他还曾积极参与《诗歌史》和《〈玛纳斯〉百科全书》等大型图书和辞典的编纂工作，撰写了其中一部分有关《玛纳斯》史诗的章节和条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各类报刊上发表了30余篇关于《玛纳斯》史诗的学术论文等。在他的众多著作中，对于史诗英雄人物谱系的研究最具特色。尤其在对史诗第一部英雄人物阿勒曼别特形象的研究中，他全面地挖掘了阿勒曼别特作为伴随英雄玛纳斯东征西战的史诗主要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多种古文化因素，以及随着史诗情节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转化的复杂性格和形象特征。不仅如此，他还以广阔的视野，将阿勒曼别特形象同阿尔泰语系诸多民族史诗中的类似人物形象加以比较研究，提出了很多有趣且有说服力的开创性观点和结论。除了阿勒曼别特之外，他对史诗中的其他人物，如英雄玛纳斯的妻子卡妮凯，赛麦台的仙女妻子阿依曲莱克，阿勒曼别特的妻子阿茹开等女性人物形象，巴卡伊、阔绍依等具有神性特质的典型人物形象，从人物原型、人物特征、人物形象发展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阐释，广泛深入地挖掘了这些人物身上折射出的吉尔吉斯人民古老文化特质和周边民族的多重文化交流。他对史诗人物形象的深度研究独具特色，具有较高启迪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

阿伊耐克·加依妮科娃（Aynek Janakeva，1940—），《玛纳斯》史诗资深研究专家。1969年毕业于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语文系并长期在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从事《玛纳斯》史诗的研究工作。她一直致力于史诗研究，研究成果丰硕，在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史诗学界占有重要一席。其主要著述有《史诗〈赛麦台〉的历史基础》（1982）、《〈赛依铁克〉作为〈玛纳斯〉史诗的收尾之作》（1984）、《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演唱的〈赛麦台〉〈赛依铁克〉史诗的艺术特点》（1988）、《〈玛纳斯〉史诗研究问题》（1999）等。她还承

担了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唱本50万行史诗文本的整理编辑工作，并撰写了长篇出版前言，对《玛纳斯》演唱大师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的史诗演唱艺术，唱本的搜集、整理、研究过程，文本的结构、语言特征和艺术价值，进行了综合性学术评价。此外，她还深度参与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两卷本大型辞书《〈玛纳斯〉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撰写了大量词条，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因此而获得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奖励。

三

上述专家学者的研究综述，只是涵盖了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学发展的一个侧面。其实，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学是一个历史悠久、资料基础扎实、学科体系完善的学术综合体。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下设有“《玛纳斯》学及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是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最重要的《玛纳斯》研究基地。这个中心从设立到现在历经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玛纳斯》研究的专家，而且在史诗搜集、整理、出版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苏联时期，这个中心的科研人员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各大专院校语言文学教师都出版过很多重要学术论著。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布比·凯热穆加诺娃《〈赛麦台〉与〈赛依铁克〉》（1961）、孟杜克·玛穆热夫《〈赛麦台〉——〈玛纳斯〉史诗的第二部》（1963）、孟杜克·玛穆热夫《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玛纳斯〉变体的思想艺术特色》（1962）、扎伊尔·玛穆特别考夫/埃热克拜·阿布德勒达耶夫合著《论〈玛纳斯〉史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966）、阿斯勒别克·迷迭特别克夫《美学问题》（1971）、依篋勒·莫勒达巴耶夫《〈玛纳斯〉史诗是吉尔吉斯文化财富的源泉》（1989）、奥莫尔·索热诺夫《〈玛纳斯〉史诗的叙事特征》（1981）、阿克巴热勒·斯蒂考夫《〈玛纳斯〉史诗中的英雄母题》（1982）、图尔迪拜·阿布德热库诺夫《祖辈留下的遗产》（1980）、卡

德尔库勒·阿依达尔库洛夫《世纪的回音》(1989)等。

苏联解体、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于1995年举办《玛纳斯》一千周年大型纪念活动和“世界史诗节”等大型国际纪念庆祝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的发展,不仅重新唤起了民众对《玛纳斯》史诗等吉尔吉斯古代史诗文化的极大关注,而且也给吉尔吉斯斯坦学者重新审视和思考《玛纳斯》史诗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使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纷纷整装上阵,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玛纳斯》史诗开展积极研讨和学术研究,撰写出版了一大批新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穆合塔尔·波尔布古洛夫《〈玛纳斯〉史诗:渊源、发展》(2004)、依篋勒·莫勒达巴耶夫《〈玛纳斯〉:吉尔吉斯历史文化的纪念碑》(1995)、依篋勒·莫勒达巴耶夫《〈玛纳斯〉:历史民族学研究问题》(1995)、乔云·奥穆热利耶夫《神灵崇拜》(1995)、赛威特别克·拜伽兹耶夫《〈玛纳斯〉史诗崇高的精神、道德、哲学、爱国价值及教育作用》(2014)、库尔曼别克·阿巴克绕夫《〈玛纳斯〉学的形成与发展》(2016)、吉勒德孜·奥诺兹别克娃《〈玛纳斯〉史诗中骏马的艺术形象及描述》(1995)、阿伊耐克·加依妮科娃《〈玛纳斯〉史诗中的封建主义问题》(1997)、萨玛尔·马萨耶夫和阿布德乐达江·阿克马塔利耶夫合著《玛纳斯的七个忠告》(1998)、库巴尼奇别克·卡勒恰凯耶夫《〈玛纳斯〉史诗的南部变体》(2002)、古丽娜·嘉穆噶尔其耶娃《吉尔吉斯史诗中的古老母题》(2015)、库尔曼别克·阿巴克诺夫《玛纳斯学的形成及发展》(2016)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学者《玛纳斯》学的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实践等方面都有很多创新,大大推进了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学的发展,拓宽了研究领域,为晚近世界《玛纳斯》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截至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已有数十人以《玛纳斯》研究为内容撰写学位论文并在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各国及俄

罗斯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获得了博士或副博士学位。毫无疑问，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玛纳斯》研究中心以及前不久成立的“玛纳斯-艾特玛托夫研究院”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玛纳斯》学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1995年8月，吉尔吉斯斯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助下隆重召开了纪念《玛纳斯》史诗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学者参加会议，大大提升了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学的地位。^①在此期间，吉尔吉斯斯坦还推出了两卷本大型辞书《〈玛纳斯〉百科全书》等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套动员全国相关学者合力编纂完成的《〈玛纳斯〉百科全书》无疑是世界《玛纳斯》学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其学术价值早已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成为《玛纳斯》研究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吉尔吉斯斯坦近年来的《玛纳斯》学研究逐渐走上了规范化发展之路，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玛纳斯》研究中心，以及多次举办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玛纳斯》学及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家直属历史文化遗产基金会之外，2019年挂牌成立的“玛纳斯-艾特玛托夫研究院”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吉尔吉斯斯坦规划、组织该国《玛纳斯》学的新的国家级重要学术平台。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学不断在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还会为世界《玛纳斯》学做出新的贡献。

^① 参见刘慧颖《吉尔吉斯〈玛纳斯〉学研究》，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学位论文。